

767365

K215.8
Z681
12

附錄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一輯

(2)

臺灣府志
臺灣府賦役冊

(合訂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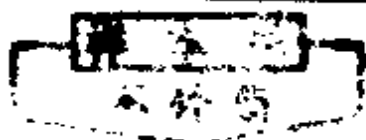
贈書
直基
京漢
石

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

21113001123913

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

臺灣府志

高拱乾

弁言

清代臺灣官修方誌，我們本來是編入「臺灣研究叢刊」的。直到現在，已經出版的，計有九種；即陳培桂的淡水廳誌（「臺灣研究叢刊」第四六種），陳淑均、李祺生的噶瑪蘭廳誌（同第四七種），周璽的彰化縣誌（同第四八種），王瑛曾的鳳山縣誌（同第四九種），林豪的澎湖廳誌（同第五一種），周鍾瑄、陳夢林的諸羅縣誌（同第五五種），謝金鑾、鄭兼才的臺灣縣誌（同第六一種），余文儀的臺灣府誌（同第六二種），沈茂蔭的苗栗縣誌（同第六七種）。此外，還有一種在排印中，即光緒年間的臺灣通誌稿（同第六四種）。照理說來，這些官修方誌，是臺灣最重要的文獻，自當編入「文獻叢刊」。這話不錯的。我們所以拿這些官修方誌編入「研究叢刊」，是因「研究叢刊」的出版在先，當時我們還沒有想到要出「文獻叢刊」。現在，我們決定把所有尚未發排的臺灣官修方誌完全改編為「文獻叢刊」，以期增加「文獻叢刊」的完整性。這本高拱乾的臺灣府志，正是這一工作的開始。因此，我們有在這裏加以說明的必要。至於已經編入「研究叢刊」的十種方誌，雖然學術界的朋友們一致希望改版重排；我們因爲目前還無力及此，同時自然也考慮到印刷費用的問題，所以尙未能作最後的決定。

現在，講講這本高拱乾的臺灣府志。有清一代，臺灣府修誌，先後凡五次。最早是

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修的（通稱「高志」，康熙三十五年刊行），其次是康熙四十九年周元文重修的（通稱「周志」），其次是乾隆五、六年間劉良璧重修的（通稱「劉志」），其次是乾隆十一年范咸重修的（通稱「范志」），最後是乾隆二十五年余文儀續修的（通稱「余志」）。這五種臺灣府志，以「高志」爲最早，亦最難得。本書是據「民國四十五年三月杭縣方氏慎思堂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景印」本標點排印的。方豪（杰人）先生在景印本的序文上有段話，摘錄如下，以供參考。

「……『高志』流傳迄今，爲世所知者僅北平圖書館、協和大學圖書館、無錫大公圖書館暨日本內閣文庫各藏一部；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有影寫卷首及卷一，又抄本一冊記「高志」與「周志」之歧異並附攝影六張，如此而已。余以臺灣第一部府志而島上並傳抄本亦不全，每以爲憾。爰託東京大學小堀巖先生代向內閣文庫洽商攝影。四十四年十一月底片寄達臺北，詳讀一過，知非原刻本。如「秩官」、「武備」兩志頗多康熙三十五年以後就任者；而南路營參將林雲漢、守備謝時晟、水師協標中營遊擊廖騰煌、鎮標左營把總駱南、右營把總沈貴、張勝、李成龍、臺協中營把總鄭順、王三、左營把總曾猛、陳鳳、右營把總陳斌、陳德、澎湖協左營把總林龍、于高、右營把總王必勝、許志等，胥康熙四十年任，距「高志」刊行已五年，而補刻之痕迹復極顯然。是此一內閣文庫藏本必康熙四十年或次年所補刻者」。

前年秋天，方豪先生海外歸來，他告訴我：『這一「高誌」，在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和浙江諸暨圖書館也各有一部，總計天壤間尙存刻本六部』。
茲承方先生惠借攝影底片以供校勘，附誌謝忱。（周憲文）

楊序

地之有志，自漢班孟堅始；蓋將舉天文、地理、人事之屬而備具焉。猗歟重矣！故必有良史之筆，爲紀事之書，庶幾博綜該洽而無憾。然余竊疑荒裔之與內地較難，而創始之與纂修又異，似未可同日而語也。

邇我朝應運鼎興，聖明接武，指揮萬國；雖已建旄、設旄於禹貢、職方之外，然未有遐荒窮島如閩之臺灣者。臺孤懸海外，歷漢、唐、宋、元所未聞傳。自明季天啓間，方有倭奴、荷蘭屯處，商販頗聚；繼爲鄭成功遁踞，流亡漸集。數十年來，不過爲群盜逋逃藪耳。今上二十一年，特命靖海將軍侯施公率師討平之，始入版圖，置郡邑。詢其民，陋於雕題黑齒；問其俗，猶是飲血茹毛。旣無廢興沿革之可稽，亦安有聲名文物之足紀乎？憶余自筮仕蒼梧以來，南浮江漢，經西伯之化行；北守覃懷，歷大禹之底績。迨乎備員藩臬，周流齊、魯禮義之邦。覽其山川風物，其俗厚、其民淳，每歎古帝王流風之遠，而德教入人之深也。閩在漢爲無諸封國，已遜中土；若臺者，素爲積水島嶼，竊計流寓之外，其民若盲之初視、寐之初覺，雖更數載，猶是鴻濛渾沌之區耳。官斯地、臨斯民，欲爲治道民生計，豈不戛戛乎其難之！

三十年辛未，大中丞卞公惠撫斯邦，軫念臺灣要地，分臬重任，非賢能特達者不可

；廼越定例，會薦泉守高公爲巡使，再疏報可。公以三十一年春，持節往莅茲土。時和年豐，政行事舉；不特惟正之供，悉遵賦則，而且俊秀之士，咸登賢書。甫三春，駸駸乎漸近中土。行且報最矣，出其所譔郡志屬序。余讀之，見其分野畫疆，辨若指掌；文事武備，燦焉畢具。既詳於政治、風俗、奢儉、緩急之故，復究於形勢、阨塞、封疆、壺橐之計；而且田賦、墳壙、龜魚、篠簜以及山藪、川浸、男女、畜擾，罔有或遺。脫非殫精治道、刻意民生者，未克臻此。數十年後，既富且教，不幾爲海濱之鄒魯耶？吾意後之人，頌其過化之神，不讓文翁化蜀；寧曰荒裔創始，不足與班孟堅並傳哉？余不敏，竊幸附名簡末，故不辭而爲之序。

康熙乙亥（三十四年）仲秋，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楊廷耀譔。

自序

今天下車書大一統矣！我皇上仁德誕敷，提封萬里；東西朔南，莫不覆被。顧臺灣巖爾土，越在海外，游氛餘孽，蔚爲連藪；犛犛番黎，茫然不知有晦明日月。沿海郡邑，江、浙、閩、粵，傳烽舉燧，多歷年所。我皇上好生如天，以普天之下皆吾赤子，奚忍獨遺？二十一年，特命靖海將軍施公率師討平，郡縣其地；設官置鎮，星羅棋布。數年以來，聲名文物，遐駁乎與上國比隆。

夫有疆土，必有風俗；有制度，必有沿革。海外兵燹之餘，人心甫定，耳目未開，不爲搜羅廢墜、纂輯典故，使天下觀者如身履其地而習其俗，無以彰聖天子一德同風之盛、廣久道化成之治；則亦守土者之過也。余自辛未（康熙三十年）春出守溫陵，越明年，謬叨兩臺薦剡，蒙聖恩特用，分巡茲土；浮海駐節，甚懼其難也。目擊一方之凋殘，利何以興？弊何以除？學校何以振？兵政何以肅？軍實何以備？勤勤焉日進文武寮案，求所以生遂安集之道；又何暇及於誌乘？矧臺疆初闢，百度草創，遺編故老湮沒無聞；卽欲成書而無徵不信，又孰從而誌之？於是者二年。幸托朝廷無外之威德、兩臺漸被之深猷，風雨以時，番黎向化；文武和洽，庶吏協恭。政事之餘，益得與父老子弟諮詢操攬；凡山川之險易、水土之美惡、物產之有無、風氣之同異、習俗之淳薄，遠自生番

殊俗，下及閭閻纖悉，每聞見有得，輒心識而手編之。溯始明季，臺所自有；迄歸我朝，臺以肇造；綱舉目張，巨細必載，有功必錄，有美必書，公諸衆心，以觀厥成。斯誌也，亦所以志也。敢曰余一人之私言哉？嗣是而稽水道者，非以海市蜃樓誌怪也；舟楫必由，寓不逢不若之經焉。考廢興者，非以裸髮文身誌奇也；絕域咸孚，見莫不尊親之休焉。覈人材問民俗者，非以昔渾沌而今雕鑿也；盛衰有自，凜履霜臨谷之戒焉。其與內地同者，官吏兵民一歸於正；其與內地異者，剛柔燥濕，各遂其天。不寧惟是，百爾君子，篤棊協恭，以綏靖爾百姓；爾百姓公好公惡，具有明徵，凡吏斯土者，思誌不朽，毋貽後世譏！將使海外之聲名文物，日臻郅隆；而重譯接踵，群知生聚教訓，洋洋乎爲窮荒一大奧區。則是書也，未必不爲官方之一助焉。

拱乾世受國恩，自惟才疎德薄；今且秩滿，奉旨移補浙臬。樂臺之駸駸與上國比隆也，而斯誌適成。倘聖天子輶軒下採，詢及海隅，斯誌遂得入奏以附大一統之末，爲三代以來未有之盛事，是亦微臣之志也夫！若乃踵事增華，是賴後之君子；余不敏也，又何敢專？是爲序。

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孟春上浣，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兼理學政、今陞浙江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高拱乾謹序。

靳序

粵惟人皇九區，神禹五服；三王之世，守若金甌。逮乎炎漢，而玉關極於西境，彩雲見於南中，朔方、交趾列爲州部；禹服之廣，綏茲始矣。自漢而還，代有建置；然唐設羈縻之州、宋稱玉斧之界，土宇版章未云孔厚。竊嘗披覽皇輿，而知一統之盛，無踰今日。伏見我朝定鼎，今天子踐祚而後，外而四方屬國，以數百計；重譯奉琛，項背相望。內而滇、黔天末，闢置郡邑。使自古要荒之域，悉爲冠帶之區；聲教所被，廣矣！大矣！

若臺灣孤嶼環瀛，千峰叢立，環拱七閩，如屏障然；然自廈門、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嶼，又東而至於臺灣，蓋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千古以來，番民處之，邈若蠶叢；中國視之，幾同甌脫。而五、六十年之間，則竟爲潢池弄兵之所矣！我皇上不忍海涘之民、頻罹蛇豕之害，於是命將出師，指授方略，橫海伏波，揚旌飛渡；而波臣效順，風不驚濤，其仰契天心如此！師行所至，莫不束身歸款，若崩厥角；壺漿載迎，市肆如故，其俯得人和又如此！自是而臺灣版圖延袤三千里、戶口數十萬，始得附於光天化日之下矣。廼猶厪睿慮，爲民生計，析置一郡三邑，建設文武諸司。數年以來，生齒漸繁，草萊漸闢，商旅往來，番民和輯，彬彬乎有內郡風焉。蓋前此之開闢土宇，賴諸文武之戮

力同心，宣布威德，其功在封疆，其事在國史；至於後此之拊循安定，賴諸文武之綢繆贊畫，勞心撫字，其功在黎庶，其實在口碑，未可更僕數也。

治揚以庸材，謬奉一麾，深慮寬猛調劑之不易。乃受事伊始，適觀察副使高公，當三年報政之時。問民生疾苦，則公所以軫恤之者甚周；訪地方風俗，則公所以導誘之者甚力。若乃振興文化、勸課農耕、招攜懷遠、遏惡扶良，咸一一布之章程。凡公所施設，惟善後之是圖；是誠治揚與同事諸君子之幸也。時公輯郡志告成，治揚未能有所興革，無可載筆；聊附姓名於簡末，以志承乏之期。亦以見新疆待治，貴乎不擾；惟當遵畫一之法云爾。

康熙三十有四年、歲乙亥秋吉，臺灣府知府三韓靳治揚謹識。

齊序

今天子聖神文武，御宇之二十有二年，以臺灣越在海表，梗我聲教；爰命樓船之師，直搗鮑鯢之窟。未幾，而僞藩鄭氏輸誠納土。因卽其地設府一、縣三，統以監司，使不職者無所容其墨；營十兵萬，轄以重鎮，使不逞者無所隱其奸；興學作人，設科取士，蓋百度漸舉矣。而獨於府誌一書，因循未輯；同文盛軌，尙缺如也！

康熙三十一年秋，歲在壬申，我上郡憲副高公，以閩閩名家、詞壇鼓吹，特膺簡命，來巡海邦；立經久之章程，數載藉之莫考。爰於甲戌（三十三年）冬，出其兩年來蒐採志草一帙，會守令，開志局，攬師儒，得明之士四人、文學十人，共襄校讐；計日程功，優以俸餘。是時體物攝郡符，與聞是役。凡四閱月，而臺灣新乘遂煥乎其有文章矣！明年秋，太守靳公蒞任，公復出以相訂。既竣事，請鑒定於院司，咸謂得所未有。體物受而讀之，見其首封域，次規制，次秩官，次武備，次賦役，次典秩，次風土，次人物，次外志，而終之以藝文；爲綱有十，爲目八十有一。封域則星分牛、女，附乎揚州也；海道則閩、粵、甌、吳，通乎四省也；山川則究其脈絡規制，則審其淵源也；人物官師之賢否，或傳或註，而流品自昭；番民風俗之醇龐，可革可因，而是非自見也；策防禦，則綢繆恐後，時厪未雨之思；綜田賦，則杼軸其空，益軫如傷之念也。其忠臣、

義士、烈女、貞妻，爲天地立心、爲國家植紀，靡不倦倦加意，闡表幽微。至於文章詞賦，擇焉而登；兵異妖祥，疑寧從缺。體嚴而備，事核而該，此誠所謂創從前未見之奇、成此後不刊之典者矣。夫之裸國者，裸入而衣出；見荆王者，錦衣而吹笙。化赤漸乎鄰丹、爲黔資乎邇墨，言轉化之相因也。後有同志，薪火相傳，踵事增華，歷諸久而不至磨滅，此書真與天壤相蔽也。豈特進而藏於王府，太史受而總其成也哉？雖然，更有進焉者：後之官乎此者，觀前人之善政，必知所矜式，而就乎正大；後之生乎此者，觀前人之芳躅，必知所興起，而進乎高明。風欲淳也，淳而又淳；俗期厚也，厚而愈厚。則公之有補於治化、有關於氣運也不小，又豈特爲記事之書已哉！是爲序。

康熙三十四年仲秋，臺灣府海防總捕同知齊體物謹序。

修志姓氏

纂輯：福建分巡臺廈道兼理學政今陞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高拱乾（廩生，陝西榆林衛人）

校訂：臺灣府知府靳治揚（廩生，遼東人）、臺灣府海防總捕同知齊體物（丙辰進士，遼東人）、臺灣縣知縣李中素（貢生，湖廣麻城人）、鳳山縣知縣朱繡（乙丑進士，陝西鳳翔人）、羅縣知縣董之弼（監生，遼東人）、臺灣府儒學教授張士吳（拔貢，福州府人）、臺灣縣儒學教諭林宸書（歲貢，莆田縣人）、鳳山縣儒學教諭黃式度（舉人，晉江縣人）、諸羅縣儒學教諭謝汝霖（舉人，長樂縣人）

分訂：舉人王璋（臺灣縣人）、貢生王弼（臺灣縣人）、陳逸（臺灣縣人）、黃巍（鳳山縣人）、馬廷對（諸羅縣人）、監生馮士銑（諸羅縣人）、生員張銓（臺灣縣人）、陳文達（臺灣縣人）、鄭萼達（臺灣縣人）、金繼美（臺灣縣人）、張紹茂（鳳山縣人）、柯廷樹（鳳山縣人）、張僊客（鳳山縣人）、盧賢（諸羅縣人）、洪成度（諸羅縣人）

督梓官：典史嚴時泰

凡例

一、臺灣自康熙二十年始入版圖，其時諸公勞心草創，於郡志未遑修輯。今人心已正，文治漸敷；欲同車書，莫有大於此者。但新闢殊方，事多荒昧。雖博採群言，較諸郡守蔣公毓英所存草稿，十已增其七、八；而才愧三長，仍慮挂漏。爰集守令、師儒，分曹校訂。上自星野、下至物產，分爲十卷，爲目八十。中間規制、官常，一遵王制。言期取乎文，事必綜其實；獲免貽譏幸矣！敢云得體乎哉？

一、山川、形勝，所以設險固圉，亦以領異標奇；分野之後，例首及之。臺灣爲新關，海疆流峙，異於中原；雖詞客騷人，未多登臨游泛之作。而扞衛四省，屹立大洋；筆之於書，匪特觀美，故於海道三致意焉。

一、規建官師衙署、學校、街坊，類皆草創因仍。至於城池，雖載志目，尙未肇建。蓋域民禦暴，藉百雉而益安；崇墉長濠，非數人所能任。業已請之當事，尙俟經畫。

一、名宦、鄉賢，原以酬庸尙德。臺雖新造，後先君子，人念甘棠。但名位方隆，功勳未竟；欲崇畏壘，俟以他時。

一、人材之興，由於學校。科名者，學校之所爲光；忠孝者，科名之所由立也。然士各有志，而賢不一途。長孺以貲郎顯，鄭侯以刀筆相，安世以門廕侯，庸功偉業彪炳